學長

我來到東引是開始轉涼的 11 月，步校的風還帶著暑氣，基隆雨綿連不了 100 海哩外的島—東引艷陽高照。

正午船入港，陌生的陽光陌生的海，陌生空氣裡陌生的水氣，地理課本上也沒教過的小島。

行李壓在肩上沉過了頭，腦袋暈乎乎的好像腳下踏的還是海浪。

我在那裡遇見了學長。

學長就是學長，用名字來凸顯太過多餘，我只是喊他學長。他就是那麼特別，卻又平凡得不值得一提。

學長是七年老上兵，最常掛在嘴上的話是「真希望能打場仗啊。」

戰爭代表的是煙硝和火藥，我們軍綠色的迷彩服擋在最前線—就是這樣也不能保證後方人民的安全。

毀壞、破碎，在所有影集裡看見的戰爭不外乎人間煉獄，打仗是超級英雄的工作，我們充其量只是讓戰爭看起來足夠悲壯的布景道具。

「班長們不老是這麼說？可以百年無戰事，但不可一日無戰備，光戰備就累得要死了，誰想打仗呢？」

何宇學長擺了擺手。

「再說了，中共一個飛彈過來，打我們這鼻屎大的島他都嫌浪費。」

學長只是笑笑，也不反駁。

何宇學長戳了戳學長的腦袋，他臂章上階級的勾都沒有兩條，一梯退三步大概要退回到本島去，可學長也沒說什麼，只是笑笑的，像在給何宇學長的話證實。

新兵到部。填表填資料認識連上同仁，被問到的第一個問題不外乎是「為什麼簽志願役？」

一個十八歲的小姑娘，大學開學多久了，做什麼來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浪費青春。

「因為錢。」

我有些靦腆地笑了，實在講不出更漂亮的答案。

「現在大學生出來死領22K,我在這裡領40K看他們還學貸，多開心。」

真心話是我沒有辦法像他們一樣去找一個目的，或理由強迫自己繼續念書，我沒有那個勇氣踏入大學校園。

未來、期待，那樣的責任感太令人窒息了。

「那學長呢？」

何宇學長說他的理由是輕鬆，外頭餐飲服務業一天到晚遇奧客,忙死忙活累成狗也才領那麼點錢,在這裡,擦槍打靶站站哨，偶爾刺個槍跑跑戰鬥體適能,就能每個月等五號薪水入帳,多好。

學長想了想。

「因為我想成為英雄。」

何宇學長笑了，他說聽一次笑一次，一個26歲的人了，英雄兩個字的份量是什麼？眼睛發出射光，或者能單手舉起輕戰？

「什麼樣的英雄？」

「以最微小的付出，實現最大成效，無名的英雄。」

何宇學長笑得快翻過去了，可不知怎麼的，我覺得那樣的學長看起來非常帥氣。

「所以才希望打仗的嗎？」

還有，不升士官的原因也是？

「是啊，有戰爭，就會有英雄。」

超級帥氣的不是嗎？

英雄。

但，沒有戰爭的話，我們又是什麼呢？

到部第一週，我擦槍擦到打盹，頓了一下愣是一個驚醒，抬頭看見學長認真擦著槍機，側面、正面，旋轉的槍機頭，他拿著擦槍布細細擦著上頭的積碳，眼神裡沒有一絲不耐。

七年了，日復一日這樣的工作，不膩嗎？

一周我就快受不了了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也許是我盯得太久，學長轉過頭來問我。

「沒事。」

我尷尬地笑了下。

「我只是在想，每天這樣擦槍，不膩嗎？」

「當然膩，而且很煩。」

學長把槍機轉了一圈，確定上頭已經沒有髒污。

「但還是做了七年嗎？」

通槍條和布，學長低著頭。

「是啊，畢竟這是為了到時候上戰場做的準備。」

沒有積碳，槍管很乾淨。

「學長真的認為會打仗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但我希望。」

他用期望句回答我的問句，避開要害。

「希望打仗？」

「希望有戰役。」

「但是，就算戰爭真的開打好了，我們有機會上到前線嗎？」

不是核子武器牽制，飛彈互射的年代？

「會倒退吧。」

「倒退？」

「先不提區域性戰爭，要是真的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，那大概會回到石器時代的戰事。」

「投石器、石斧？」

我想像了一下那樣的畫面，本該嚴肅的場景滑稽得像猴戲。

「對，不然就不是戰爭，是毀滅了吧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毀滅這個詞太有畫面感了，高中歷史老師放的廣島核災影片歷歷在目。

「那學長要怎麼成為英雄？」

「像是這樣，拿顆石頭打中對面指揮官之類的？」

學長比劃了下。

「但這樣到頭來保槍還是沒用。」

「細節是在日常中養成的。」

學長把槍枝組裝起來，去換了下一把。

我望著前方分解完的 T91，意識朦朦朧朧的，模糊，消散。

下午四點半是運動時間，營區正前方就是運動公園的大操場，正面海，12 月東北季風迎面吹來，用成語來說是舉步艱難。

紅色 PU 跑道不服的話還有整座島的爬坡訓練場，學長只要沒哨就出去跑步，不管溫度計上頭的數字是不是掉到十度以下，不用室外點名。他說戰爭不會因為天氣嚴寒就不打，飛彈就算危險係數超過 40 還是會掉下來，要適應我們的戰場。

我跟著學長跑過一次，國之北疆的冬天真不開玩笑，冷空氣直直灌進肺裡，光是呼吸都會被寒氣嗆到。

何宇學長問我跑起來怕不是用走的。

要跑得動我還不想跑，學長從我身邊追過去，一聲輕輕的加油，氣不亂腳不抖，大冷天裡一件薄長袖和公發長褲，我咬了咬牙。

「夏天，等夏天我就練體能給你們看！」

「說這種話就像明天要減肥一樣沒有用啦。」

何宇學長神色自若地捅刀。

「東引的夏天也不好受。」

學長認真落井下石。

喘一口跑兩步，風壓太大幾乎沒有前進的實感，我看著學長的背影，背肌的輪廓從薄長袖裡透出來。

「跑起來跑起來，最後一圈了！」

「做—不—到—」

「加油，再撐一下，勝利……」

「勝利是屬於堅持到最後一刻的人對吧！」

學長心領神會地笑了笑，加快腳步。

「知道了就跟上。」

「欸不是！堅持不用加速吧！」

「自我要求。」

「走啦！」

如果要挑出一天中最討厭的時間，我要把運動時間排在起床之後。

「真的會死啦，學長！」

「還有力氣說話就沒事。」

「那閉嘴能放棄嗎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冬日灰藍色的天空看不見我最喜歡的晚霞，這樣頂好的。在經過終點線時我這麼想著。

「明天不跑了—」

因為這樣才不會讓我變得討厭日落。

「但是今天表現不錯。」

學長對我伸出手。

「加油。」

雙掌相擊。

一個月後能站哨，服裝整齊配件光亮，精神飽滿姿態端正，防備敵情滲透，注意有無越界捕撈之中共機漁船，職責內容看起來昂揚大義，但沒事的話只是看兩個小時的海，做鳥類觀察。

「長官好忠義驃悍！」

騎爪釘在地面叮鈴鈴拖出聲響，盤查、放行，問好要精神有禮。

「衛兵很重要。」

學長說，你看過電影嗎？

「電影裡旅行的人晚上紮營都會派一個人守夜吧，因為有衛兵在門口警戒，營區裡的人才能安心地做他們的業務。」

學長說。

「我喜歡這個勤務。」

衛兵是軍隊裡最微小也最重要的勤務。

「但是，很無聊啊。」

「軍中很多事都很無聊，不，就算再新奇的事，日復一日重複下去仍然會變得無趣。」

「錯的是不斷反覆嗎？」

或者說花樣太少？

「錯的是對它感到厭煩的你。」

一條馬路能玩出什麼新花樣？望遠鏡眺海一片無涯的藍，電箱，遠遠鄉公所的紅色房頂，草、樹、飛蟲，一成不變。

「這麼快就感到厭煩會很痛苦喔。」

那學長呢？

學長站哨的時候在想些什麼？

他朝我笑了笑。

「真希望能打場仗啊。」

是這句話。

船艦、敵機、答答的機槍聲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這個問題之前問過了，但不是目的，是本質、原因，或說，初心？

「你想聽故事嗎？」

學長的爺爺在823砲戰時駐守金門，那時作為班長的他有個奇特的班兵。

「大家都叫他傻子阿誠。」

阿誠是連上剛到部的新兵，愣頭愣腦的一個老實人，誰叫他做什麼他就去做，舊制度重階級資歷，有些學長看他好欺負，把什麼雜事都丟給他，掃地公差到跑腿買菸，阿誠不會拒絕也不打小報告，傻傻地一個敬禮說「是！」，怕要是中共打過來時叫他背炸彈去對面自殺攻擊他都會應。

那時候爺爺看不下去，把那些仗勢欺人的班兵訓了一頓，怎麼知道只是反效果。

上級施壓的宣洩回到下層，無解的循環只是變本加厲。

阿誠並不抱怨，他還是傻傻地對每個要求應好，做好每一件事。

久而久之大家才發現阿誠他不是傻，只是認真。他並不把跑腿那些當作被拗，而是把它當作命令，命令就該被達成，阿誠跑的腿沒有少帶過一瓶飲料或漏找一塊錢，價目明細算得清清楚楚，哪個學長習慣抽哪個牌子的菸，連營站餅乾什麼時候打折找他都問得到。

業務方面也是一絲不苟，從站哨到出公差，他做得並不特別好，但是紮實，爺爺說，交辦給他什麼事情都能很放心。

砲彈落下來的那天，站哨的是阿誠。爺爺待的據點離主要攻擊目標有些距離，第一發砲彈落下來並不響，也不那麼真實，更多的是一種近乎錯覺的幻聽。但哨所響起了哨音，一長、一短。

是空襲。

抬眼看不見敵機，阿誠從哨所大吼。

「飛彈打過來了，快找掩蔽！」

那時兩軍局勢緊張，就是共軍突然發動空降也不足為奇，但之所以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避難是因為他是阿誠。

阿誠就算在哨所大喊「狼來了！」據點長都會下令提槍出去打狼，他講的話就是這樣有信服力。

爺爺說，砲彈落下來的時間正好吃晚飯，有顆砲彈不偏不倚地砸在他們集合場上。砲聲打響的第一天，死傷慘重，只有爺爺的據點無人傷亡。

「如果那天不是阿誠，得死多少人呢？」

爺爺心有餘悸的表情，眼神裡是遙遠過去那個連本名都想不起來的兵。

阿誠的事蹟還不只這樣，他的故事佔據了學長大半的睡前，他總是第一個發現砲彈落下來的人，他總能察覺到每一絲細微的

風吹草動，他總能在第一時間發現營舍的失火，爺爺柔聲說著那個阿兵哥，不是什麼司令或指揮官，只是一個兵，一個戰死升階也才提到下士的，微不足道的人物。

「他……死了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英雄總是光榮殉戰的？」

「不，那不能算是光榮吧。」

學長垂下了眼。

「連殉戰都算不上。」

那是砲戰將近尾聲的的時候，單打雙不打的政策讓人們終於能有喘息的空間，大家都感受到戰爭快結束了，疲憊的眼神裡多了一絲希望，聊天時終於能帶幾句笑語。

爺爺問阿誠住哪裡，阿誠提著槍，憨厚地笑起來。

「報告班長，高雄市。」

「那好。」

爺爺哈哈大笑。

「我臺南人，到時候戰爭結束，我帶你去臺南吃些好吃的。」

有多久沒吃到家鄉的食物了呢？

阿誠說那我也請班長來我家玩，我媽媽的手藝也是一等一的。

「班長太狡猾了，我也想約阿誠來我家吃飯。」

後面的班兵聽到對話也湊了上來。

「我也是我也是，和你們說，我媽媽煮的紅燒魚可是世界第一！」

「那我媽的獅子頭就是宇宙第一！」

大家爭先恐後地數著自己回去後想吃的東西，回去後想做的事，想見的人，戰爭肅殺的氣氛淡了，有個家在等待的感覺多好。

「那約好了，回去先去榮伊家吃海產、再去祥龍家吃野味，然後到冠宇家吃獅子頭，俊傑家的紅燒魚，我帶你們去吃牛肉湯，最後就是阿誠家啦！」

大家都相信砲聲要停了，相信自己能回到家，能和在家裡等著的人說一聲我回來了。

大家都是這樣相信的。

戰爭要結束了，我們一個也不會少。

那時候，這樣笑著約定了。

「故事到這邊總是要有轉折吧？戰爭不是童話故事，不一定會收尾在幸福快樂的結局。」

簡直就像玩笑一樣，那甚至是砲戰宣布結束的前幾天。

「這讓我們得知戰爭結束時的心情是那麼諷刺，好人不長命，該這麼說嗎？」爺爺的表情帶著說不出的苦澀。

不是砲彈，也不是敵人的兵火，雙數日，砲彈不會落下來的日子，阿誠在幫居民補房頂時失足摔下來，頭狠狠撞上了地上的堅石子。

沒有人會想到戰爭的尾聲會發生這樣的意外，醫務兵到場的時候阿誠已經因為失血過多陷入昏迷，居民哭著說他對他們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是「抱歉，把地板弄髒了。」

阿誠死了，沒有一絲殉戰的悲壯，也沒有英雄式的頭銜，他甚至沒能被合葬在殉職者的公墓裡。

什麼樣荒謬的死因，什麼樣戲劇性的悲劇，急救中阿誠有短暫恢復意識，模模糊糊的呢喃裡是「班長對不起。」

對不起，不能和大家一起回家了。

爺爺和他的班兵在看見阿誠的遺體時連哭都哭不出來，砲戰結束時全島的歡呼聲聽在他們耳裡是這樣荒唐而可笑，他直到死，

都是這樣令人留不下深刻印象的離別，就像他們最開始戲謔地稱呼他為傻子阿誠一樣。

「笨蛋。」

不知道是誰第一個罵出來的，他們見過死，見過血，男兒有淚不輕彈，爺爺仰著頭咬牙，說一定是太陽太刺眼了。

我們說好了，像孩子一樣立下約定，約好一個都不能少。

太荒謬了，太愚蠢了，無力到令人想笑。

「你這個白痴！」

嘶吼著，笑了，笑著哭了，哭著笑了，眼淚和腦內啡混雜在一起，不知道真正的情緒是什麼了。

四周三三兩兩響起唱著軍歌的聲音，對了，勝利的時候要唱歌的吧？唱慶祝的歌，唱凱旋的歌，唱讚揚的歌。

唱我們的歌。

故事講完了，學長喝了口水，我望著他，眼睛乾乾的，有什麼東西哽在喉頭。

「即便這樣你還是在期待戰爭嗎？」

死亡，悲痛，失去，在記憶裡消散。

「只有戰爭才能把死亡昇華到悲壯不是嗎？」

學長的聲音帶了點啞。

「阿誠是我的英雄。」

爺爺說故事時眼神裡遙遠的過往，總板著臉的他說到阿誠時笑得比夏陽還燦爛，他說的戰火，他說的煙硝，他說的生，他說的死，在接觸電視劇和漫畫之前就烙在學長的腦袋裡了。

英雄，就像我的英雄是吃紅果子的霸王龍，學長的英雄是阿誠，他的童年裡打敗了嚴肅爺爺的英雄，他的童年裡死在戰場上的英傑，他的憧憬，他的光。

「從軍是我從小的夢想，我十歲那年和母親說我要去當兵，爺爺說這才叫做男人。」

那時候的學長真的以為還會打仗，以為提著槍就會上戰場。

「但進入軍中我才發現自己似乎錯了，我的夢想過時了，現在沒有戰爭，沒有死，也沒有人在乎我們的職業。」

年金改革的遊行，民眾玩笑一樣掛在嘴邊的米蟲。

「莒光園地只收了片面美好的軍民關係，可在社會眼裡，我們究竟是什麼？」

我沉默了。

就是軍人本身都不完全將這份職業當作榮耀，就是我，就是我也是像說的那樣是為了錢財保家衛國，這只是一個中繼，一個權宜，一個逃避。我們的工作有什麼意義？

為不一定會落下的飛彈實行演練，為不一定會進攻的敵人提起槍枝，為一切看起來是那樣遙遠的危機、日復一日枯燥的繁文縟節。

值得什麼尊重？值得什麼榮耀？

「所以，我才期待戰爭。如果戰爭開打，我們是不是就不再是浪費公帑的米蟲，我們是不是就能成為英雄？」

學長苦笑了一下。

「很遜對吧。」

他的手摩娑著保特瓶瓶身。

「說得這樣冠冕堂皇，到頭來也只是我自己渴望著那樣的目光罷了。」

並不是保家衛民，光耀祖國這樣的情操。戰爭、掠奪、殺、生，或許只是在期待那樣的畫面也說不定。

學長的表情看起來很苦澀，我思考了良久，終於開口。

「我不認為這樣是錯誤的。」

就像我抱怨過的所有事，單調、反覆，最重要的是沒有意義。擦了槍又怎麼樣呢？只為了應付督導嗎？站了哨又怎樣呢？還是為了應付督導嗎？細瑣到令人厭煩的程序，無意義到令人質疑的行動，要是戰爭開打了，這一切都會變得如此嚴肅和必要。

戰爭是錯誤的，是帶來毀滅的，但與之同時又是那樣耀眼奪目。

在戰火中掙扎的人們，挺身抗敵的軍人，為同袍的死而號哭的戰士，突刺、衝鋒、殺、死，在每一個退伍老兵身上刻下的勳痕裡，在每一個對過去侃侃而談的眼神裡，他們是英雄，保家衛國的戰士。

憧憬這樣的榮光難道有錯嗎？

我不這麼認為。

「期待戰爭好像是一種咒詛，但在尋找這個職業的意義時不就只能溯源到戰爭頭上了嗎？」

就是因為有戰爭才必須有軍人的存在，那是我們這份職業的意義、本源，如果要問軍人存在的理由，那是因為有戰爭。

因為飛彈會落下來，因為對岸仍不放棄武力犯臺，因為我們其實離歷史課本的戰亂並沒有那麼遙遠。

「所以沒有戰爭的現在我才會質疑我們做的那些事不是嗎？」

練體能多此一舉，擦槍毫無意義，站哨一成不變。

存疑所以無法認可，無法認可便開始感到厭煩。厭煩而後批判，就是這樣不可解的死循環。

「也許這樣的理由很傻，但不是所有人都在做著很傻的夢嗎？」

學長愣了愣，眼神溫柔灑下來。

「是啊，這樣啊 。」

他輕輕笑了。

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軍人呢？在那之後我一直思考著。

當兵對我來說並不是憧憬，不是目標，也算不上一個職業，它頂多算一個權宜。

我夢的候補。

我的夢想，說起來也很傻—我想成為小說家。想寫人們的歡笑，的淚水，的傷，的痛，我想寫出能觸動人心的故事。

這樣的我為什麼選擇了當兵呢？

我啊，是逃進來的。

害怕必須成為職業的興趣，害怕即將破碎的夢，害怕長大，害怕大學讀到畢業後的負債和迷茫，所以剪掉了頭髮，穿上軍綠色的迷彩服。

在這之前我對軍人連一點概念都沒有，也沒有必須有誰保家衛國的實感。大陸的威脅和襲擊離我們這麼遙遠，而國軍，除了虐狗和藏毒，正面點的偶爾會在救災報導上看見一點消息。就是加入國軍後也老是在做些沒意義的事。

但聽完學長的話後，我似乎對這個職業稍微湧生出了一點敬意。

是啊，我們正繼承著誰的意志在奮鬥吧，先烈流過的汗、血，他們勝利或失敗的每一場戰役，我們正繼承著他們的輝光和榮耀奮鬥吧。就算裡頭有像我這樣的膽小鬼，有新聞裡虐狗和吸毒的人，但也有像學長這樣憧憬著什麼而加入的人，也有帶著保家衛國決心加入的人，有將軍人作為自身抱負的人吧，有這樣可靠的人們存在，人們才能在社會新聞裡吵吵嚷嚷他們的自由和權利。

有安全的國，才有可回的家。

我想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軍人呢？

然而在我思考出結論之前，學長先一步得出結論了。

中山室的午飯時間總是會播報新聞，那天中午有炸雞腿。

電視上漂亮的女主播講著徵兵制的結束，學長的筷子稍稍鬆了，雞腿掉回碗裡。

成功嶺的樹，節目裡對家人離情依依的 2226 梯是最後的祭品，從此再無義務。

學長呼出了一口氣。

「是嗎。」

「要進入全面募兵制了，這樣也挺好的吧。」

不是義務，是職業，這樣再也沒有了可以抱怨的理由。何宇學長看著螢幕上穿大地迷彩的義務役，淡淡地說。

「這樣有些人一輩子都不會再碰到槍了吧。」

又有一個事物要從記憶裡消失，就像往後的孩子不再提起基測。方形的豆腐被，蚊帳和內務評比，搖搖晃晃的上下舖，刺槍和單戰報告詞，沒有隔間的浴室、臉盆和戰鬥澡、剃平頭的心情、那些是似而非的鬼故事，再也不會掛在每個男孩子嘴裡侃侃而談。

煙硝、戰火、血、死亡，都走入了歷史之後，義務也走入了歷史。學長說不會再打仗了，我們也許轉向守護。

已經不會再打仗了。

飛機不再為了轟炸而投下炸彈，刺刀不再為了殺傷而出鞘，我們不必再為了誰而殺，而死。

已經不會再有戰爭了。

學長的眼裡有些落寞，但更多的是釋然，好像他終於接受這個世代，烽火不再的世代。

凜冬將盡，空氣裡的涼意散了些，學長換上短褲帶我去跑島上，沿途海色天光，他指著湛藍的海岸線向我介紹，水庫涼亭，圓圓澳有大學長在站哨，走過去記得敬禮。我有些好笑地看著那個逼真過頭的假人，跟著學長繞過彎道，視野開闊出一片蔚藍的天，中柱橋面海的消波塊，感恩亭巍峨的堡壘，學長說中柱橋也是當初的軍人們修建的，有多少人在藍海裡停止呼吸。

只要習慣了海風的吹拂，習慣太陡峭的坡道，午後的太陽就不再那麼令人害怕。

「再過去轉角那邊是人定勝天，我們就跑到那吧。」

「嗯。」

我踩著學長的步伐，兩吸一吐，初夏的暖陽還稱不上熱，薄汗覆在頸部、手臂上，凝成珠滑落下來。

「體力有比較好囉？」

「說好的夏天，我是肯做就能成功的類型喔。」

學長要退伍了，跟著最後一屆的義務役一起，他說，已經不會再有戰爭了。

海風拂過鬢角，海岸對面是我們最大的假想敵，另一頭是我們守護的家園，小小東引夾在中間的孤島，我工作的地方。

從進入成功嶺那一刻落地的長髮，從步校結訓後韋昌嶺的雨，從台馬輪太冷的冷氣，到東引的海風和豔陽。

「阿誠呢？」

學長擰開寶特瓶的瓶蓋，我擦著汗，看他咕嚕嚕喝水時起伏的喉結。

「我會幫爺爺記得他。」

他把水瓶遞給我。

「那妳呢？」

「我會試著喜歡上這個職業。」

拉了拉筋，我說。

「因為我想成為學長的英雄。」

他笑了。

「嗯，我很期待。」

礦泉水稍稍帶著塑料味的液體滑下喉嚨，我問他未來有什麼打算。

「回臺灣開一間書店吧。」

學長搔了搔頭。

「我喜歡書。」

喜歡書，喜歡故事，喜歡紀錄，喜歡歷史。

「欸—那我以後出書了，你要在店裡掛最大的布條給我宣傳喔。」

他點了點頭，允諾。

「那妳幫我寫我的故事吧。」

5—7 的哨有日出，11—15 能看海，17—19 等日落，19—21 賞星星，我們哨所側對西方，斜陽晚雲，山另一頭的夢。

島民經過哨所時一聲輕輕的「辛苦了。」盲目執著意義的究竟是誰？

從國家建立之初便開始配備軍隊，大中國五千年歷史來，從來沒有人質疑過軍備的必要性，軍墾、軍屯，眷村文化，軍人不完全是為了提槍上戰場才存在的吧。和平時助民，戰時衛民，因為戰爭的記憶太模糊了才會產生出無意義的錯覺，時代不一樣了，我們不能期待得到像戰亂時那樣依偎憧憬的目光，但我們可以自己認可這份職業吧。

重複一成不變的日常，跑著步，打著靶，為的並不是眼能見的當下，而是存在復數可能性的遙遠未來。

平常精實的操練，那等到能用上的那一天就不會對著敵人茫然失措，而用不上也很好，最壞的可能性能迴避才是上上之策。

「我想軍隊就是像保險那樣的東西吧，平時總覺得保費繳得很沒有實感，但等到真的發生什麼事了才會慶幸有保這個險。」

「保險嗎……也是很別緻的比喻。」

學長偷偷提早給我打了退伍的雞排和珍奶，我們坐在小涼亭聽海潮的聲響，沒有砲聲，沒有敵機的引擎聲，一切是這樣的祥和美好。

這樣也不錯吧。

「如果到時候打仗了，我還沒老得提不起槍的話，還是有機會回到這個戰場吧。」

「到時候說不定我就做你班長囉？」

「班長嗎。」

他喃喃唸了聲我的名字，輕笑出聲。

「我等著。」

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軍人呢？

保家衛國，光復故土，大概沒有那麼偉大的情操。

但我想把它當作一個職業，認認真真的對待。

擦槍、站哨，刺槍、戰鬥體適能，紮紮實實做好每一件事，跟上每一項訓練，也許我還不能抬頭挺胸地說出我以身為軍人為榮，但至少我希望在別人問起我的職業時，我能大聲地說出。

我，是一名職業軍人。

(總字數：8342)